

船山遺書

第六
函
第七
冊

四書訓義卷十三

語論九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俗別作罕謬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訓義夫子之教苟在所必明者言之不足而屢言之乃吾黨或聞或未聞焉夫

子偶一言之而不頻著其說則所罕言者也子亦或嘗言利矣而自非因生人

之大計所在則不言其何以利何以不利也子嘗言命矣而自非因進退之定

分所裁則不言天何以制命人何以受命也子嘗言仁矣而自非因學者問求

仁之方則未嘗言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也蓋利者君子所以安小人而患其

何以得何以失則且陷於小人之智術命者人事所以合天道而詳其何以吉

可以凶則且盡廢人事之修持仁者存心卽以合天理而實言其何以存何以去則且執滯其心理之全體吾黨卽所罕言者而思之以正義而遠利以修身而立命以默識而存仁庶不虛夫子罕言之教哉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訓義聖人道全德備原不與才智之士爭一得之名而聖不自聖不以道全德

備自居於無能名之大德故卽人之所可立一業以成名者若有慕焉蓋德愈至則心愈虛而道極其大則天下無不可居之業不待離物以名其高也達巷黨人若將知聖而稱之曰士之立行修業者皆有方之可量而能體無方以應無窮者誠大矣哉而孔子當之孔子之大大以其學學之大大以博也於古稽焉於今稽焉於識小者得其小焉於識大者得其大焉夫以孔子之博而專於一業於以成名易易也而以博之故無所專精以成其名則何也於時孔子聞之恐門弟子之據爲定論也而不得已就其言以示居德之方大者聖量之弘不欲居也博者聖學之基不欲辭也乃獨就其成名而言曰夫吾誠無所成名乎而吾亦學問中人也則名亦未可不成也名之成必因乎業之精則非有所執不可吾將何所執哉御亦成名之道也吾嘗學焉其將執而精之乎射亦成名之道也吾嘗學焉其將執而習之乎夫名有可成則取其卑而易精者以嘗試之吾執御矣吾其敢侈言大而謂名不足成也哉蓋下學而上達之理在焉不自見爲上達者故且安於下學聖人之心所爲至虛而不自恃道之所以全

德之所以備天下之所以無能名胥此聖不自聖之心而示門弟子篤志務實之心亦深切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常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訓義 夫子曰君子斟酌於古今而行典禮非以苟合乎衆非以過徇乎古因情理之安而已情之順而於理無嫌則近情而卽爲理理之正而於情有必安則守理而無任其情今之禮較古而日增矣而不知其苟簡之實異於古之慎密也簡以近情而或以背理慎以守禮而或以矯情可弗辨乎哉古之制冠禮者以麻爲冕麻其質而三十升之布用功多以崇元首禮之慎也今也以純爲之

絲之密較麻易矣人無過勞儉道也如是以爲簡從之可矣等之乎密而絲尤貴焉事雖儉而尊貴之義不失情所便也未嘗非理所宜也吾所爲因乎時而不必矯附於古也古者君臣答拜之禮君拜於上則臣必降階而拜於下不恤登降之勞以尊主而自靖禮之慎也今也就堂上而拜事趨便易而以處己則矯事上則慢是泰然而無忌也如是以爲簡其可從乎正其爲臣而以賓禮自居焉尊卑無別而倫紀以之斁理所不可也卽情所不能安雖違衆而或譏其詔乎而不敢不行古之道也求之情求之理致其慎而未嘗不有可簡者惟夫天經地義之不可廢則古人盡其質而文必詳今人謂之尙文而實苟簡以喪其質誠斟酌於從違不可以不審也而豈執古以求異於今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畱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

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智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訓義聖人之心渾然至善而已安有偏倚之私待禁止之而以合乎大中至正哉乃由人之所不能無以觀聖人之所必不有因其見諸行事以窺其心量因其汎應之初終以求其大用則人之或爲心累者有四而子皆絕焉意之起無方也偶然一意而遂見爲是卽未必非理而於理之大全者不相通也而夫子無之意不孤行殆其無隨感而生心之機乎功若可必也爲之於此而期其必成雖道無中廢而於變之不可知者相強而難就也而夫子無之爲之而不必成之殆其無求得於事物之情乎志本有定執之不容不固而道有異而可以同曲而可以全以執一守之則行卽立成而不廣夫子無之未嘗與物推移而有若無嫌於推移者矣任道在己固將引天下而信之我而功不必自己立名不必自己成以擔當任之則絕物獨立而不公夫子無之非有所待於天人而若有一聽之天人者矣蓋意生於心而心全乎理則有心而無意意之所發皆

從心樂由是而一順乎理以應天下功之成否聽乎時數道之屈伸因乎物變
德成業著以代天理物而不自居無他渾然一理之在中而已吾黨合夫子之
迹以驗夫子之心有如是者嗚呼不可及已

子畏於匡

匡當作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
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聲去

聲去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
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柰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訓義道不盡於文也而用於天下以使人異於禽君子異於野人則唯文足以辨之天以開中國之天下使立人極而成位乎中故五帝三王興而詩書禮樂爻象疇範以次而立至於文王而大備文王以上之聖人皆見諸行事而以君道立治統文無以加矣守之萬世而莫能易矣後世之天下文存則泰文喪則否聖王不作而誰與傳之故於治統欲絕之際篤生夫子修明之以教萬世嗚呼其任之重蔑以加矣是天之所以爲天而與日星雲漢風雨露雷昭垂於萬古者也夫子知其然而於遇難之際顯其所自信以示從游者焉匡人不知孔子而圍之殆有不測之勢古以遇兵爲畏此之謂畏也夫子曰是何傷哉吉凶非我之吉凶天之善敗天下後世道之存亡也夫吾之所述者文而已矣而文豈易言哉古之帝王因大所顯示而見之文以治教天下至於文王而大備故文王終身於憂患而暴君惡俗無能如文王何文王旣沒矣存之典章者將與周道而俱衰攬其大義體其微言以使文王之文昭明於萬世者不在茲乎予今者方有事而未之備且將俟之後日天必假我以年矣如使匡人而遂其愿

則必天之將喪斯文乎斯文喪而文王之文且與守府之君而俱絕嗣是以後
千萬世之生人不得與於斯文矣胥天下之君子而爲野人胥天下之庶人而
爲禽獸而天豈其然乎若天之未喪斯文也斯文不可喪人類之不可殄也則
予且終其所有事而後終老焉匡人之難偶然之凶危且不如商紂崇虎之列
也而能如予何哉故匡人雖暴無傷也嗚呼夫子於患難之際所信於天者文
而已文卽道也道卽天也乾坤不毀生人不盡詩書禮樂必不絕於天下存乎
其人而已矣末世人貌而禽心者以文章爲利名之捷徑而詆毀君子之學曾
匡人之不若也有志者又何難哉

若韓侂胄京鏗胡
絃之禁道學是已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讀如泰
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
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訓義聖人之道唯聖人自知之其不知者執末而忘其本其知者以聖人之立本以統末而未能知聖人之因時而體道故聖人隱矣太宰之知夫子者知其多能而已故問於子貢曰夫行焉而無不至明焉而無不通聖之謂也以觀夫子殆聖者與於人之所能者無不能而不能竟其能也故以疑其必聖也子貢智足以知聖者知聖之不以多能爲至而聖且多能則夫子之體立而自達於用故對太宰曰夫聖豈易知哉乃若夫子者天有是理夫子卽有是心夫子有

其德天不能復有其道故陰陽健順之理任夫子出王游衍於其中賜何足以知聖人之所以爲聖哉而由此觀之殆可稱之以聖與乃聖人有多能者矣有不必多能者矣而夫子體道全而用道以廣故又多能也多能非必聖而天縱則自多能賜所知者此而已矣夫子貢之言本以統末其於道得矣乃聖有多能者有不必多能者夫子固以多能異於往聖而非以多能之有加於往聖也此聖之時唯聖自知之耳故聞之而言曰聖則吾不敢居而多能之故不可不務白也夫太宰知我多能之故乎無所因而多能是卽以多能爲作聖之功非我志也若學聖而因以多能是聖以多能爲效非聖道也求之聖而不知多能之由求之我而多能之故見矣何也吾少也賤也立人道之大綱修人紀之大原以行斯道於天下者雖有志焉而非其事故不敢自逸而見鄙事者亦道之所不廢因而習之遂多能耳夫我雖不敢言能而固自命以君子矣君子者必兼衆藝以備見其能哉存之心而官天地府萬物者在焉施諸行而宰羣動制百爲者在焉事志乘時恭己無爲而天下之理得何有於鄙事哉不多也而大

宰豈知之乎嗚呼觀夫子之自言而聖人宰萬物而不勞之大用可知矣聖人之素位自盡而自彊不息之功可知矣聖人之因時修道而用舍各有體備之天理可知矣記者恐學者之不察以夫子但以解太宰之惑爲自謙之權詞故記琴牢之言以徵聖人之自知自信果如是者曰牢嘗記夫子之云矣吾而以藝著乎吾非不藝也非吾之必藝也不試故也則與少賤多能之訓合而非一時之權詞矣夫子之自言以示學者可謂著明矣而夫子沒微言隱七十子之徒或倚於名法象數之末或流爲清虛簡寂之教而因時之聖道不息之聖功無能達焉亦可慨矣夫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當作敏今俗譌作

叩譌戾之甚兩宜作兩端作端別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非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

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間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訓義 教人之術莫患乎恃其一端之見信以爲道在於是而祕相傳說不論學者之高下所問者之淺深而一以私意爲成說強天下以從己而道遂爲天下裂夫子教思無窮而恐學者疑其有獨得之解以求之於密相授受之機乃自言其所以教者示人曰不知者不能言而吾且與人言而不倦不知者問之無方而應之有窮而吾則應羣心而不困然則吾有知乎哉使有知焉則心有定嚮物有定理信之明而持之審也乃吾自反焉無所應酬之時不知道之何所可據而執之以爲妙悟也則以歷事而思吾之所知皆理之無難知而人之皆可知者吾無獨得之慧孤至之明也乃以應人之問言之而不憚詳言者則我據天下之理而不恃吾心之覺也卽有鄙夫而問於我乎道不遠人而鄙夫亦

人也問必有謂而鄙夫之問卽理之所存也彼鄙夫者雖空空然一無所知乎
似未可遽與詳言也而所問者天下之事則卽天下之理有是卽有非有得卽
有失有發卽有存有終卽有始我就而叩之因以竭之而至當之理愈辨而愈
出吾唯不吝不忽遂若先有知焉而後能竭也而實非也事外無可執之理理
外無可用之心若語上而遺下託於空虛明徹而無實謂之曰有知吾所不能
亦不忍以誤天下也由夫子之言觀之聖人之教不過卽物窮理卽文見道而
世之學者趨簡捷以偷安幸獲謂書有所不必讀但在受成法以速獲其必爲
妄人所惑不亦愚乎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扶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虞時出皆聖王之
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虞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訓義聖人而在下位則必有明王作而後道可行於天下聖如夫子則不必有

慮義舜文之主而但有能用聖人者即可輔之以開一代之治而建萬世之法
與慮義舜文而比隆使天而有意焉則氣機之感有先見其端者矣時既不然
而夫子以老故歎曰言之所有志於天下者其關於天下之治亂偶然也必天
欲開一代之文治以傳道法於無窮而後吾乃得以有爲昔者舜敷文德文王
演文教以備文治之隆則鳳鳥至以應之人興而天佑也慮義定卦象以開文
治之始則河出圖以啟之天動而人隨也今無此也是不啟其道於先而佑其
成於後也然則明王不作天下莫能宗予吾之所有志終不可見於天下矣夫
能爲者人而不能爲者天吾其如天下何哉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今作齊音譌
衰初危切少衣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
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
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訓遇所當尊敬者而尊敬之遇所當哀矜者而哀矜之凡有人之心者莫不

解焉而動而不能以禮達其情也賢者知有禮矣而矜持之則禮在習焉狎焉而或怠也且其矜持之下早不能隨感而卽應也而以觀夫子何如哉子見齊衰者知其有重喪也見有爵者知其爲冕衣裳者也與夫瞽者之不成乎人或一見之或數見之苟至夫子之前雖少於子不在宜作之列而必從坐而起其過之也或暫過之或屢過之但一經乎彼之前必改步而趨可敬也不期乎敬而自敬可哀也不期乎哀而自哀可矜也不期乎矜而自矜有其情則有其文而卽心卽禮是以如是其可必也夫聖人者亦盡聖人必有之心耳而動必中節安焉性焉斯亦足以見聖人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正作喟丘媿切歎他于切
彌者俗誤蒹作前者俗別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忽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